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864
15 December 1975

CHINESE

第一八六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 席</u> ：	里查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u>理事国</u> ：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伊拉克	谢赫利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斋藤先生
	毛里塔尼亚	哈桑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奥约诺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莫伊尼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指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四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帝汶局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葡萄牙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1899)

主席：葡萄牙常驻代表在他十二月七日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信中，要求参加这次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葡萄牙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葡萄牙代表加尔旺·特莱斯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还收到印度尼西亚常驻代表十二月十二日的信，要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参加这次讨论。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邀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安瓦尔·萨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还有别的代表曾表示想就现在审议的项目向安理会发言。我收到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要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参加讨论。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邀请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由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我请他们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按照一般了解，到他们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马来西亚代表佐哈里先生和澳大利亚代表坎贝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要通知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又收到两封要求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发出邀请的信。第一封信是由几内亚比绍常驻联合国代表签名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二日，已作为 S/11911 号文件分发。第二封信是由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签的名，日期就是今天，已作为 S/11912 号文件分发。如果各理事国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上述文件所列各人发出邀请。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因此，在适当时候，我将邀请 S/11911 号和 S/11912 号文件按照第三十九条要求邀请出席的人士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安全理事会依照葡萄牙常驻代表十二月七日给我的信中所提的要求，将有关帝汶局势的问题列入了议程。这封信载于 S/11899 号文件。

我还收到秘书长的一封信，通知安全理事会，大会在十二月十二日第二四三九次会议上就同一问题通过了第 3485 (XXX) 号决议。安全理事会收到的 S/11909 号文件中载有这封信。

现在，安理会开始审议这一问题。发言人名单上登记的第一位发言人是葡萄牙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加尔旺·特莱斯先生（葡萄牙）：主席先生，我代表葡萄牙政府和我国代表团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为了审议葡属帝汶的当前局势而举行这次会议，以便采取必要措施，制止印度尼西亚的军事侵略，恢复正常情况，使已经进行的非殖民化进程得以继续进行。我还要谢谢安理会给我在此发言的机会，以便说明我国政府对此问题所持的立场。

葡萄牙自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以来，坚决依照《宪章》和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并严格遵守各民族自由行使自决和独立权利的原则，促进我国各殖民领土的非殖民化。我深信无人能够否认葡萄牙的真心实意。

但是，葡萄牙前独裁政权遗留给我们的各个殖民地的情况彼此大不相同，各解放运动在根基和经验上固然程度不一，最重要的是，每个有关国家所在的区域，目前在政治上的势力均衡也大不相同。

因此，各个葡管领土的非殖民化虽基于相同的一般原则，却不得不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

在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安哥拉这五个领土臻于完成的非殖民化进程，和在葡萄牙管理下的最后一个国家——帝汶进行中的非殖民化进程的发展方式，使我们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这些领土的每一个民族在形成和表达他们的自由意志时所遇到的内部困难，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由外国——特别是相邻国家——的影响、主张和计划所造成。

因此我们注意到，在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佛得角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由于它们的邻国——除其中之一，由于南非的缘故，算是一个例外——没有霸权要求，非殖民化的进程可以通过承认各该领土人民的合法代表——各解放运动——而和平完成。

另一方面，安哥拉和帝汶一样，非殖民化的进行——或应说是正在进行——一波三折、困难重重，外国对这两个领土的野心是众所皆知的。由于这些野心的强度和幅度深深地干涉到殖民地人民的内部生活，使得这些领土的人民难以、甚至不可能适当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安哥拉的悲剧其因在此，邻国的利益和各大国的争霸使得葡萄牙不能将安哥拉完整地移交给安哥拉人，而且，也很可能使安哥拉不能完全成为安哥拉人所有。

不幸的是，帝汶也成为类似的扩张主义要求下的牺牲品。葡萄牙因而遭遇了连续不断的困难，简直无法在该地切实实行自决和独立的原则。

我国政府的确曾计划为帝汶的非殖民化，透过与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以来出现的三个政党：主张帝汶并入印度尼西亚的帝汶民协和要求领土实行独立的东帝汶革命阵线及帝汶民盟直接谈判，尽快拟订一个时间表。

但是，我必须强调，迄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得到任何区域组织或联合国的承认；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前，也没有任何解放运动曾为反对帝汶的殖民统治而进行战斗。

根据《宪章》原则和联合国第1514(XV)号及其它有关的决议，我国政府计划在帝汶实施由该领土人民行使自决权的原则，举行全民投票，让当地人民能够自由地选择该领土将来的政治地位。葡萄牙在帝汶的处境，正象它在其他地方的一样，我们觉得既然我们只是以管理国的身份暂时行使政治权力，那么，在行使该自决权以前，我们绝不能强行作任何规定。

本着这种精神，帝汶总督在一九七四年年底主动地要求该领土的各个政党参与管理该领土的事务。他向他们建议，成立一个政府咨询委员会，由三个政党派代表参加。但是，东帝汶革命阵线和帝汶民协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这种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的目标——让代表该领土人民的各种政治力量能够参与制定和执行一个具体的非殖民化计划——因而无法实现。

葡萄牙政府又认识到，在帝汶的非殖民化过程中，必须考虑该区域和平与安全的需要，因此，葡萄牙一直同帝汶的主要邻国政府——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政府——取得非常密切的联系。在葡萄牙领土间协调部部长出席上届联大陈述我国政府打算在帝汶举行全民投票的计划前，他曾访问这两个邻国，并就领土的将来同两国政府会谈。

当时，帝汶各个政党正设法加强他们的活动、扩大他们对领土的控制，并建立国际联系。一九七五年一月，东帝汶革命阵线和帝汶民盟的联合阵线宣告成立，它期望同葡萄牙举行谈判，以便先成立一个过渡政府，然后独立。这两个政党批评帝汶民协提出同印度尼西亚合并的主张。在葡萄牙当局方面，依然赞成让所有政党参与该领土的政府，而一位新的总督也曾设法——其间困难重重——同这些政党合作，并且保证尊重他们合法的政治活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在里斯本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各种问题。其中也讨论到葡萄牙领土非殖民化的问题。领土间协调部部长就这个问题向委员宣布，葡萄牙政府急于要尽快拟订帝汶非殖民化的时间表，已经同各

个政党达成协议，六月中旬在澳门举行会议。但是，当时东帝汶革命阵线已经同帝汶民盟分裂，并且坚决表示正式反对帝汶民协参加会议，因此它本身拒绝参加。

领土间协调部部长还说，如果这些同各政党的谈判最后证明不可能成功，葡萄牙就会单方面拟订各种办法，以促进帝汶的非殖民化，这些办法当然无损于我们的原则，即领土将来的政治地位只能由领土的居民自己来选择。

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则引用了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四日通过的关于葡管领土问题的共同意见第7段如下：

“关于帝汶岛及其附属地的问题，特别委员会表示希望在适当时候采取必要步骤，使该领土的人民能够达到《联合国宪章》和《宣言》所定的目标。”（A/C.109/L.1027，第7段）。

在那个月的月底，一个葡萄牙代表团和帝汶民协和帝汶民盟的代表，在澳门举行了一次会议。我刚才已说过，东帝汶革命阵线拒不参加。会议中订出一项原则，即通过选举，选出一个人民大会，它拥有制宪会议的权力，代表着广大帝汶人民的意愿。

会议后，葡萄牙政府通过了第7/75号法令，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颁布。这个法令以在澳门订出的各项原则为基础，它着重地指出，由于东帝汶革命阵线拒不出席，葡萄牙和三个政党无法达成协议，因此葡萄牙不得不利用制订宪法的办法来规定非殖民化的步骤，这个宪法同时会建立一个行使政治权力的机构，直至葡萄牙不再负有管理领土的责任为止。

这个宪法规定，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人人皆可参加的不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人民大会，大会将决定帝汶今后的政治和行政地位。希望葡萄牙的责任将于一九七八年十月终止，到时将由大会主席正式接管。在过渡期间，帝汶将由三方面共同负责，一是葡萄牙共和国总统委派的高级专员，二是政府，三是由被承认的各政党派代表——如果它们愿意的话——参与的咨询委员会。葡萄牙政府希望，宪法会保

证帝汶的非殖民化过程有秩序地进行。一方面，它顾到该区域的地缘政治均势；另一方面，它包含了各种措施有可能遏制潜在的新殖民主义野心。

不幸得很，我们从没有机会把这宪法付诸实行。在法令颁布后的几个星期，八月十一日，帝汶民盟的领导人——他当时已决定支持印度尼西亚——访问雅加达回来后，岛上支持该政党的一些武装份子发动了武装暴动，而东帝汶革命阵线也迅速地进行回击。以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为一方、东帝汶革命阵线为另一方的战斗很快就蔓延到整个国家，造成严重的损失和大量的伤亡，成千上万的居民被迫逃到印度尼西亚帝汶去。

葡萄牙因此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军事和人道问题。它在领土的驻军，人数已经锐减，主要是由岛上的士兵组成，这些士兵纷纷逃跑，带着他们的武器，投到各个派系中去加入战斗。帝汶和葡萄牙之间，路途遥远，使我们很难进行有效的军事干预，来结束这个全面内战的局面。总督和几十名士兵与平民只有离开帝力，跑到离海岸几哩以外的坎宾岛避难，而其它的人员更成为各个战斗派系的阶下囚。

战斗结果，东帝汶革命阵线控制了领土的大部分地区。

基于人道的理由，葡萄牙立刻向邻近各国——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出呼吁。它很快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响应，在危机重重和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葡萄牙和外国居民开始撤出该岛。

一九七五年八、九月间，葡萄牙派遣一个由国家元首的私人代表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帝汶，希望同发生争端的各方进行谈判，以求和平解决冲突。该代表团又在雅加达和堪培拉同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政府就帝汶局势和重建和平与秩序的可能性进行会谈，以便恢复人道行动，并加速进行非殖民化的过程。但是尽管总督和该代表团作出了种种努力，同各政治运动开始进行谈判，以求达成足以保证尊重帝汶人民意愿的政治解决办法，这个目标并未实现。

今年九月二十三日，葡萄牙国家非殖民化委员会发表一项公报，并作为大会本届会议的正式文件(A/10277)分发，这项公报说：

“……唯有通过政治途径，也就是同各政党共同或单独商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A/10277，第2页)

该公报又重申：

“……只同其中一个政党谈判，或提出不符合帝汶人民意愿的任何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同上)

委员会请求各政党放弃进行纯粹是双边谈判的要求，并在最后重申葡萄牙政府的愿望：

“……只要保证有可能在政治解决的基础上引导帝汶的非殖民化进程，葡萄牙政府愿意继续尊重葡萄牙人民对帝汶人民所负的历史和道义责任。”(同上)

葡萄牙当然不会也不能让以武力造成的该领土的局势，妨害大多数帝汶人民的意志应受尊重的根本原则。对于这种局势，葡萄牙政府不负责任，也不能使片面将权力移交给任何有关一方的行动合法化。

当时葡萄牙政府是，现在仍然是该领土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已尽了虽属有限的一切努力，以便在确保帝汶人民自由行使其自决权的同时，重新推动非殖民化的进程。

葡萄牙在十月初，再度征求帝汶三个政党的领导人的同意，在澳门、在帝汶领

海外一艘葡萄牙军舰上或在葡萄牙本国举行会谈，会谈日期视筹备这个会议所需的时间而定。

我想提到一下的是，葡萄牙在我刚才所说明的期间内，不断尽量设法使联合国获得有关帝汶局势发展的最新消息。因此，除了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e)项的规定提供消息并向在里斯本的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详述其立场外，葡萄牙政府又在八月中，以信件的方式促请秘书长注意帝汶局势的危险性并请求他在认为确有需要采取国际行动时进行斡旋，各项信件见安理会和大会的正式记录。但是，照顾到帝汶局势的发展，和我们不希望作出任何有碍帝汶人民自由行使其自决权利的行动，我们便没有提出采取这种国际行动的正式呼吁。

葡萄牙共和国总统的特使阿尔梅达·桑托斯先生就在那个时候前来联合国总部，向秘书长和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主席说明帝汶的局势和可能有的政治后果。在这些会谈中，曾提到由二十四国委员会派遣一个特派团访问帝汶及其邻近国家，收集消息和征求应采什么措施的提议的可能性。但是，当前一般都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这种访问不是实际可行的。葡萄牙没有正式提出这样的请求，就是为了这一个原因。

随后，葡萄牙在十月初同帝汶各政党领导人间的来往电报其中载有我刚才提到的要求进行谈判的呼吁的全文，也转达给秘书长。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我国外交部长梅洛·安图内斯先生在本届大会致辞时，曾就帝汶问题说明如下：

“关于帝汶，它的局势是极端的严重。葡萄牙向帝汶的各个政党——帝汶人民民主协会、东帝汶革命阵线、帝汶民主联盟——建议、为和平解决领土的政治前途、举行会谈。我们预备接受各式各样的政治办法，只要它能真正地考虑到帝汶人民的利益，而又不忽略该地理政治区域内各国的合法利益——即印度尼西亚的合法利益，同时这项办法还要得到帝汶的各个有代表性的政党

的同意。另一方面，葡萄牙现在宣布，它准备与印度尼西亚举行适当阶层的会议，以便开辟一条途径，来迅速地议定解决现存冲突的办法，并确定三个政党所能同意的该领土政治前途。”（A/PV. 2382，英文本第 31 页）

十一月初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在罗马举行会议，审议了葡属帝汶的非殖民化问题。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见 A/C. 4/802 号文件，其中有如下说明：

“两部长表示了他们继续遵守联合国有关决议中表明的非殖民化原则并认其维护葡属帝汶人民意志的原则。”（A/C. 4/802，附件，第 1 页）

他们并确认：

“……葡属帝汶非殖民化的基本责任在葡萄牙，作为该领土的合法当局，葡萄牙本身应尽全力谋求葡属帝汶人民自决行动的迅速和循序的执行。”（同上）；

“……两部长同意有必要尽早召开由葡萄牙和葡属帝汶所有政党同时参加的会议，旨在停止武装冲突并和平和循序地执行葡属帝汶非殖民化。”（同上）

该会议举行后不久，国家非殖民化委员会送出电报多件给东帝汶革命阵线、帝汶民盟（当时已与反共运动联合）和帝汶民协，再次建议应于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间在达尔文同葡萄牙对外合作部长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会谈。澳大利亚政府已概允在其境内举行这个会议。葡萄牙当局曾经等候各方就会议的时、地问题和在其议程中列入下列各点达成协议：达成并维持停火；设立一个机构，处理帝汶成为独立国的过渡事务；遣返在印尼属帝汶的难民。这些电报的全文也已转交给秘书长。

后一项努力，原则上取得协议，举行这个会议。东帝汶革命阵线接受了葡萄牙的建议，但是，帝汶民盟（反共运动）和帝汶民协就有关举行会议的时地问题提出异议。

十一月二十八日，葡萄牙政府获悉东帝汶革命阵线发表声明，单方面宣布该领

土的独立。它指责印度尼西亚侵略该领土，葡萄牙同三个党会谈的延迟并指责葡萄牙政府应对延期负责；它以这些指责作为其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

东帝汶革命阵线片面宣布独立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国常驻代表团代办写了一封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这封信已作为安理会正式文件分发（S/11887）。

葡萄牙政府在这封信里提到它已作出努力，设法同三个政党举行会谈或会议，以便三个政党可以和平解决它们之间的纠纷，并在自决的基础上推动该领土非殖民化的进程。它又强调，东帝汶革命阵线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将使继续进行这种努力的工作极度困难，同时，鉴于葡萄牙缺乏使帝汶局势正常化的手段，因此提请联合国注意这些事实。为了在尊重帝汶岛上人民的意愿的同时，设法以谈判方式和平解决帝汶的非殖民化问题，联合国的有效合作已经一天比一天重要。第二天，我国政府在另一封信上——以S/11890号文件分发，其附件中载有国家非殖民化委员会发表的公报——宣布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已分别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片面发表宣言，这次表示目的在使帝汶同印度尼西亚合并。

葡萄牙拒绝接受这些声明，并对这种主张表示“非常关心，非常惊讶”。

该公报指出，同东帝汶革命阵线原则上达成的于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达尔文举行会议的协议所以没有执行，是因为帝汶民协和帝汶民盟——与印度尼西亚关系密切的两党——的态度，它们对提议的日期和地点持有异议。葡萄牙还提请本组织注意武装斗争的加剧和使用威力强大的军事手段的增加。

关于这一点，让我引用该公报的第7段：

“葡萄牙也不能不强烈拒绝并谴责对于东帝汶领土的任何军事干涉，同时促请注意可能因而引起的严重后果，不仅破坏帝汶人民自由行使其自决权的权利，而且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S/11890，附件，第3页）

该公报的最后一段说：

“葡萄牙鉴于情况严重，为了保障帝汶人民的生命与权益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得不求助于有关的国际机构，希望达成一项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依照联合国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完成非殖民化过程”。（同上）

十二月二日，我国代表团曾就帝汶问题在大会第四委员会中发言，追溯了我国政府非殖民化过程的范围内采取的行动，重申我国拒绝各政党发布的单方面声明并谴责对帝汶的任何武装干涉。当时我国代表团着重指出了大会在非殖民化过程上仍然可以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和派遣视察团前往该领土的重要性。

十二月五日，我国代表团在委员会中再度发言，重申：

“任何政党或任何外国用武力取代不了帝汶人民的自由作出的选择”。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新闻部长于十二月四日代表该国政府发布了一项声明，开头便说：

“关于葡属帝汶目前事态的发展，印度尼西亚政府愿重申其坚决支持葡萄牙政府非殖民化政策的立场，该政策应不受阻碍地以和平的和有秩序的方式予以执行”。

该声明第4段又说：

“只要非殖民化过程没有完成，印度尼西亚政府就会尊重葡萄牙政府作为这个领土的唯一当局所享有的权利和所应尽的义务。”。

应当指出：印度尼西亚政府着重提到它所说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武力行动，并宣称：

“坚决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合法权利，以及积极确保其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权利”。

这句话绝对必须同声明的第9段联系到一起来看，该段提到传说的东帝汶革命阵线向边境对面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进行的侵犯和挑衅。

我还想提请安理会注意，印度尼西亚政府说它对东帝汶革命阵线单方面的声明“深感遗憾”，但又说它对其他政党要同印度尼西亚合并的单方面声明却“可以完全了解并视为正常”。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没有说明它如何得出结论，认为对帝汶人民有秩序的、和平的行使自决权利的尊重，就可使印度尼西亚政府象它已经采取的行动一样，对两项声明中的一项给予特殊地位。

第二天，十二月五日，葡萄牙外交部长接见了印度尼西亚驻里斯本大使，提醒他说：

“依照目前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主要路线，葡萄牙的行动方针是要为帝汶当前的危机找出一个和平的、以谈判方式取得的解决办法，而按照罗马会谈中通过的决定，葡萄牙在这方面得到印度尼西亚政府清楚明确的支持”。

部长还说，违反应当尊重人民所选择的行使自决权方式——无论其结果为何，包括独立在内——这个基本原则，而宣告独立或与第三国合并，是葡萄牙所不能接受的。

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支持很快就表现出来。但表现的方式却完全不符合公布的寻求和平的、经过谈判寻求解决办法的目的。

印度尼西亚直接了当地决定武力入侵并占领帝汶领土，一个仅有六十五万居民。

没有设防的小地方。这竟是雅加达政府为了清楚明确支持我们的努力所想得到的最好的方式。

里斯本直接从该领土收到的消息指出：十二月七日清晨，印度尼西亚海空军以帝汶首都帝力为主要目标向该领土发动攻击。五个印度尼西亚海军单位炮击该城，然后以部队登陆。数百名伞兵也空降该城，同拥护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部队进行战斗。澳大利亚的无线电台广播说，居民已开始撤离该城，逃到周围的山区。

东帝汶革命阵线当时也在考虑退向山区的可能性，他们目前的下落不明。据最新的消息，入侵军在征服了首都之后，正在巩固它们对该领土的控制。

这些事件发生后，葡萄牙政府向国际红十字会发出一项呼吁，请它采取现况所需的一切可能作得到的人道行动。关于此事，我想强调，红十字会在印度尼西亚部队进攻帝力时被迫撤离，但目前正准备随时回到该城去援助平民，而且已经尽了一切努力要取得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此事的许可。令人遗憾的是，后者显然还没有答复这项请求。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已经承认该国侵略帝汶。他坚称“和平与秩序一恢复”军队就立即撤退，并说军事行动是“应帝汶民主联盟（帝汶民盟）之请”而采取的。几小时前印尼出席本届大会的代表团成为向第四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帝汶问题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其中序言部分第五段如下：

“重申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一个国家的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的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不相容……”。（A/C.4/L.1125/Rev.1）

印尼对葡属帝汶的武装侵略无容置辩地是悍然违犯了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二条第3和第4项，其中规定国际争端应以和平方法加以解决，以免危及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正义，并规定各会员国不得为侵害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目的，或者以不符合联合国宗旨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威胁或武力。

印尼在大会第四委员会里自己承认侵略——我前面已经说过，它的外交部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都这样承认过——但它却声称它之所以实行干预完全是为了在该领土“恢复和平和秩序”。

葡萄牙不得不痛斥，安全理事会无疑也会痛斥印尼政府的令人不能接受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等于以该政府代替安理会，单方面决定某一局势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以便在军事上干预一个它既无主权又不负任何责任的领土。

如果印尼政府认为帝汶的局势对于该国的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我们就不懂它为什么没有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个威胁，按照宪章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它是有权这样做的。它宁愿对只有六十五万居民的没有防御的一个小小领土以武力相加，尽管这个领土完全无力对其邻国进行即使是最小程度的武装行动，或者对印尼领土的任何一角有任何危害。如果印尼新闻部十二月四日的公报所叙述的那种事件真正是在边境上发生的，那末为什么印尼以一个拥有一亿三千万人口和强大武装力量的国家，却未能在边境地区巡逻监视，以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呢？印尼宁愿攻击帝汶领土，征服其首都，而且根据国际新闻报道，造成数百人的死亡——更不要说有很多

受伤者，失踪者和无家可归者了，他们都是印尼海军炮兵的受害者。

对于一个外国领土，这真可以说是很奇特的“恢复和平和秩序”的方式了，而这个外国领土是宪章第十一章范围内的一个领土，属于非自治领土的名单之内，因此本组织和国际社会对它有特别的责任与义务。

印尼本身是二十四国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也就是说，是大会在第1514(XV)号决议内的宣言中所揭示的原则方面为监督和促进非殖民化而成立的一个机构的成员，因此对于这些责任和义务来说，印尼就特别义不容辞了。

如果印尼真正感觉帝汶的局势可能危害和平与安全，那末我国政府无法了解为什么印尼政府不采取宪章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和平方法之一，特别是由于葡萄牙和印尼外交部长在罗马举行会议以后所发表的公报说过：“两国政府对葡属帝汶非殖民化过程上所有方面的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上的所有各阶段，将保持密切合作，并继续协商”。

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上星期一在大会第四委员会答复我国代表团就过去几天发生的事件所作的控告时，说到葡萄牙在处理帝汶非殖民化过程上的“疏忽罪行”。坦桑尼亚大使已经极正确地指出过，印尼在十二月三日竟成为关于帝汶的一个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这至少是有点奇怪，因为其中序言部分第五段是这样说的：

“注意到管理国采取积极态度，通过葡萄牙政府同代表葡属帝汶人民的各政党之间的会谈，尽力用和平方法找出一个解决办法”（A/C.4/L.1125）

可以看出，在短短四天之内印尼政府的意见有了重大改变。在这方面我不妨回想一件事，就是印尼外交部长已经同意——我现在再一字不易地引述十一月二日公报中的话：

“鉴于葡属帝汶的最近情况，两部长同意有迫切需要恢复该领土内的和平和秩序，使其人民能自由决定他们的前途。为此，两部长同意有必要尽早召

开由葡萄牙和葡属帝汶所有政党同时参加的会议，旨在停止武装冲突并和平和循序地执行葡属帝汶非殖民化。”

但同时我们看到印尼为了恢复该领土上的和平和秩序，选择的并不是谈判的途径，反而是武装侵略的途径。现在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了解正是亲印尼的政党，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在最后时刻对葡萄牙政府坚持举行的会谈的倡议提出异议，尽管那时连会谈地点和日期——即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在达尔文举行——都已经提出来了。

难道我们必得从这件事得出结论说，印尼政府决心要解决一个已经与它有关的问题，却无力说服当事各方在会议桌上坐下谈谈？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都不妨回想一下，印尼军队已经务应容易地就在帝力建立起一个由上述两党组成的所谓帝汶临时政府。

我想没有必要多谈这些事件来证明印尼对于帝汶领土的武装行动违犯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的基本规则。以及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我国政府认为这种武装行动构成宪章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指的侵略行为。

安理会已经知道，第四委员会最近才审议了题为“葡管领土问题”的大会本届会议议程项目 88。不但葡萄牙对印尼所提控告的真实性已经清楚地获得证明，而且参加辩论的国家中大多数断然斥责在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中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颇享盛誉的一个国家所作的侵略行为。尽管有些国家尽量避免公开谴责印尼——它们提出了各种修正案，都被第四委员会否决——大会依然宣布它：

“对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军事干涉葡属帝汶所造成的危急局势，深为关切”——大会对这种干涉“表示痛惜”——并已

“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停止进一步侵犯葡属帝汶的领土完整，立即将武装部队撤出该领土，以便该领土人民能够自由地行使他们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大会

“依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葡属帝汶领土的危急局势，并建议安理会采取紧急行动，维护葡属帝汶的领土完整及其人民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大会第3485(XXX)号决议）。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之下，尽管大会已经就安理会今天正在处理的帝汶问题以这种措辞表示了意见，由于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即将结束，所以安理会在解决这个困难的葡属帝汶问题可以发生的作用就有特别的意义。我不相信安理会可以对它的权力采取一种限制性解释，从而限制住自己，仅仅采取旨在终止印度尼西亚军事干涉帝汶领土的措施。仅仅是停火和撤退侵略国部队本来就是紧迫和必须不可少的措施，但其本身对于解决帝汶问题并不能算是充分的行动，甚至在国际和平和安全方面也是不够。事实上，可以很容易看出，印度尼西亚侵略帝汶领土并如此容易地就设想到撤退，这并不是偶然兴之所至作出来的事。无论如何，印度尼西亚政府很明显的一直有意在完成使命以后立即作战略撤退。

这会是一种什么使命呢？无疑是以武力摧毁东帝汶革命阵线，而且必要的话，消灭它的首领；另一方面组织和加强赞成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合并的政党；使这些政党主持行政机构；并吓唬人民，让他们看到势力所在，使他们略为知道，如果他们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会有如何不可避免的后果。这样，一旦建立起毁坏自由和操纵人民意志所需的条件，印度尼西亚就会连忙同意撤退军队，我甚至坚信，它也会向葡萄牙提议，由葡萄牙继续执行它作为管理国的任务，以便印尼可以通过一次极其没有作用的公民投票来达到所谓的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合法合并。简短说来，该国很清楚地并不想以军事征服帝汶，而是想用武力把必会使两个领土合并的条件强加给帝汶，从而阻碍人民自由行使自决和独立的权利。

葡萄牙要痛斥这种操纵行为。

印度尼西亚部队仅仅撤出帝汶领土，而对以武力造成的局势不加以任何基本改变就等于维持这种已失效的当事各方应守规则和阻止帝汶人民自由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帝汶人民虽然穷但是有尊严，虽然弱小但是勇敢。他们毫无疑问地会为维护他们的权利而战斗。这就是为什么在还没创造条件让人民能够自由行使他们的自决权以前，和平和安全将不会回到帝汶。

作为管理国，葡萄牙将竭尽所能以确保创造这些条件。这是它的责任。但是联合国也同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期待它们都能履行它们的职责。

从我所提到的事实来看，十二月七日的军事行动无疑构成印度尼西亚对葡萄牙帝汶的一项侵略。这项行动不仅违反了我所提到的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而且还严重地威胁帝汶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因为，除非有了保证绝对自由行动的条件，帝汶人民显然不能在充分意识到其国家未来政治地位的情况下作出自由选择。

葡萄牙认为这条既不危害该地区和平与安全而同时确保当地人民的利益、习惯和愿望得到尊重的道路还是可能走的。但是，如果要走这条路，就必须创造条件，让葡萄牙政府和代表帝汶人民的各政党举行一次会议，以期就帝汶达到自决和独立的途径达成协议，同时有效保证一切有关各方严格遵守该协定。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这个工作的担子落在我国身上。但是联合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对这项工作也负有责任，因为它有义务协助管理国执行任务，这不仅是要作出一切努力，使会议能够举行——例如说，在本组织的主持下举行——而且还要查核和管制将于会议上达成的协定的适用方法。

由于重大的原则和利益岌岌可危，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坚决和明确地采取行动以便有效地补救侵略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按照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第 3485(XXX) 号决议，安全理事会应该立即采取下列行动：

第一，谴责印度尼西亚的侵略行为；

第二，要求立即停止一切对葡萄牙帝汶人民采取的一切暴力和胁迫行为；

第三，要求一切占领部队从帝汶领土撤出；

第四，试图通过适当的过程和机构——特别是借重秘书长的斡旋——重新创造条件，让帝汶人民能够自由地获得自决和独立的权利，这是他们不容置辩的权利，也是恢复和维持和平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主席： 我请印度尼西亚的代表接着发言。

安瓦尔·萨尼先生（印度尼西亚）： 主席先生，你荣任安理会主席，主持葡属帝汶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的愉快。 在印度尼西亚担任这个庄严机构的理事国的这几个月间，我很荣幸能在安理会与你共享。 我深信安理会在你能干的领导下必能为解决安理会正在处理的问题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是应葡萄牙代表于一个星期以前的星期日晚上，代表葡萄牙政府提出紧急要求而召开的。 会议时间一天天的拖延，而葡萄牙代表也没有继续坚持，这多少冲淡了这个要求的迫切性。 我国代表团不能不认为，葡萄牙真正最关心的不是帝汶境内所发生的事变，而是乘机尽量利用这种情况来粉饰自己，将帝汶的悲剧归罪于印度尼西亚，其实，帝汶的悲剧正是葡萄牙自己一手造成的。而且，最严重的是，它居然指控印度尼西亚侵犯帝汶领土。

更有甚者，葡萄牙代表显然想凭恃一项大会的决议来安理会反对印度尼西亚；所以它使用了拖延的策略，这种居心不难看破。 但是，虽然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弃权的票数可真不少。 而且，从第四委员会和全体大会进行辩论时各国所作的发言中，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许多国家，包括投票赞成这项决议的许多国家在内，表示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立场，体会到葡属帝汶的悲惨事件发生后印度尼西亚所面临的各种困境，毫无疑问的，帝汶的悲剧是葡萄牙自己一手造成的。

首先，让我解释为什么印度尼西亚这样积极关心发生于葡属帝汶的事件。 葡属帝汶是帝汶岛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印度尼西亚的领土，帝汶是由几千个小岛组成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葡属帝汶的人口有60多万人，同印度尼西亚这一部分的人口属于一个种族来源。 因殖民统治而造成的四百五十年的分裂状态，并没有减少葡属领土和印度尼西亚帝汶双方人民之间的血统和文化的密切关系。 这种地理上的比邻接壤，以及种族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就是为什么印度尼西亚这样积极关心东帝汶的平安定的重要理由，这主要是为当地居民的利益和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利益，以及为整个东南亚区域的利益着想的。

象其他地方一样——安哥拉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我希望我们的非洲弟兄们能充分地注意到这一点——葡属帝汶的紊乱状态也会招致外国的干涉。

在十八个月以前，当葡萄牙的独裁政权向革命政府投降时，葡属帝汶出现了三个政治集团或政党——帝汶民协、东帝汶革命阵线和帝汶民盟，各自宣称代表大多数人。帝汶民协希望归并印度尼西亚；东帝汶革命阵线主张完全独立；而帝汶民盟希望同葡萄牙继续保持某种关系。正如葡萄牙代表指出的，这三个政党与非洲前葡管各领土内解放运动不一样，它们没有一个曾向殖民国进行武装斗争。它们没有一个拥有武器。

对于帝汶民协所代表的完全归并的愿望，印度尼西亚的反应是，如果这是葡属帝汶的全体人民根据大会第1514(XV)和第1541(XV)号决议，以自由民主的方式行使自决权所产生的结果，印度尼西亚欢迎这个决定。印度尼西亚强调，它对葡属帝汶没有任何要求，但是如果该领土的人民以自由民主的方式决定以归并印度尼西亚这个单一国家的方式取得独立，印度尼西亚将表示欢迎。因此，这就要看帝汶民协能否号召大多数人民来支持它的立场。

难道这可以说是新殖民主义的野心或霸权主张？我不以为然。帝汶民协的领袖都是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出了名的，这一点或许值得一提。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因为反对殖民地的各种情况而有被前殖民政府监禁的经验。因此，帝汶民协的领袖的确是当之无愧的真正反对殖民统治的人。

葡萄牙拟订了一项非殖民化的计划，预计最迟在一九七八年让葡属帝汶的人民行使自决权。各党各派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号召人民，支持它们各自的立场。印度尼西亚对葡萄牙的计划表示欢迎，因为这将保证在该领土进行有秩序的非殖民化的过程。

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葡萄牙在澳门同葡属帝汶的三个政党举行了一次会议。但是只有帝汶民协和帝汶民盟出席了会议，东帝汶革命阵线拒绝参加会议，这表明了它在此后几个月间所持的态度。后来，葡萄牙政府在澳门宣布

将在一九七六年成立制宪大会和临时政府，以准备在一九七八年让人民行使自决权。印度尼西亚对葡萄牙的决定再次表示欢迎，因为印度尼西亚认为，这项新的计划将在和平宁静的气氛下，促进有序地执行第 1514(XV) 号决议和第 1541(XV) 号决议。

我们以生命和流血争取和捍卫了自决权，我们绝没有剥夺别人的自决权的意思。我们在万隆会议上曾经坚决肯定这项权利，在任何场合我们都设法促进它，不但在言语上而且在行动上支持它的实现，我们不会象大会辩论中有些国家指责我们的那样，剥夺我们邻居的亲人的这项权利。

但是，今年八月十一日，各地报道因帝汶民盟发动政变，东帝汶革命阵线发动反政变，而在帝力引起了战斗，这完全出乎印度尼西亚的意料。关于这个事件，葡萄牙殖民当局不能摆脱的责任，事实上，整个事件看来即使不是受到殖民政府内部一些份子——我说“一些份子”——的煽动，也是得到他们的默许而发动的，现在看起来，这个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制造各种条件使东帝汶革命阵线接管该领土。

在政变和反政变之前，总督显然相当掌握情况，特别是东帝汶革命阵线计划突击葡萄牙殖民陆军的军火库。但是，总督一方面强调葡萄牙有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责任；另一方面却不采取任何行动，以致于殖民陆军大量的武器落到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手里。如果殖民政府的一些份子不默许东帝汶革命阵线，如果总督采取了必要的行动，帝汶的发展就会完全不同。以后发生的情形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流血的斗争已经发生。它很快地蔓延到领土的其他地区，居民成为战斗的受害人。宗主国的葡萄牙人和外籍人士由海空两路撤离。八月二十五日，总督和他残余的一些人员撤离到离帝力 20 至 25 哩的坎宾岛。他呼吁各邻国向葡属帝汶提供人道援助。印度尼西亚立即作出反应，用船运送了 1 万吨的米和其他救济品。但是，由于帝力不存在任何政府机构，这些救济品不能卸下分配。总督和他的人员撤离到坎宾岛后，印度尼西亚领事尽可能留在帝力，我很自豪地说，只有

当印度尼西亚的船只驶进帝力港将印度尼西亚领事和一些难民撤离时，才在战斗双方间安排成了停火。

后来，印度尼西亚继续同葡萄牙当局保持联系并提供合作，重新建立该领土的和平与秩序，以便使人民有机会在和平的气氛下以自由民主的方式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议权利。但是，葡萄牙政府拒不接受这项提议。

当地土生的居民陷入血腥的战斗之中，纷纷逃入印度尼西亚的领土。他们在逃亡时受到东帝汶革命阵线一帮人的骚扰，数百人还没有安抵印尼属帝汶就丧失了生命。逃亡人数已增至5万人。这些难民为印度尼西亚带来了问题。印度尼西亚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救济援助运动，紧急提供了住宿、粮食、衣服和医疗的援助，这对印度尼西亚的财政是一项严重的负担。而且，印尼属帝汶的社会经济情况也受到干扰，因为当地的资源有限，而这些大量的难民又要优先使用这些资源。

同时，帝汶民盟和其他两个政党，即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联同帝汶民协，共同声明赞成完全归并印度尼西亚。这项决定是四个政党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在葡属帝汶的巴图加德发表的一项请愿中宣布的。

印度尼西亚的立场依然如故：应由四个政党自己去争取人民对其目标和斗争的支持。我国政府继续强调，这种决定应该是在和平与有秩序的情况下以自由民主的方式行使自决权以后的产物。如果印度尼西亚有并吞东帝汶之意，当时是采取行动的最好时机。在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同帝汶民协联合以后，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多数人的代表确实是决定主张归并印度尼西亚。但是，印度尼西亚坚持应当尊重人民行使自决权利。

我已经提到，由于葡属帝汶的流血战斗，使印度尼西亚面临了各种极为严重的困难。我扼要地说明一下其中的一些困难。

第一，我前面已经提到过，有成千上万的难民等待住宿、粮食和照顾。这些难民希望返回他们的故乡，但要求印度尼西亚保证他们的安全。

第二，东帝汶革命阵线对选择同印度尼西亚合并的人们所进行的恐吓、残酷对待，甚至于杀害，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引起了强烈的反感。印尼政府受到日益增强的压力，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保护这些人。而且，这些人作出了选择以后，自认是印度尼西亚的公民，认为有权受到印度尼西亚的保护。

第三，武装的流寇侵入印度尼西亚领土，抢劫属于边界地区人民所有的牛马，偷窃他们的粮食和财物，而从边界的另一边，偶有迫击炮发射，这使印度尼西亚不得不采取适当的行动，制止继续侵犯它的领土和骚扰它的人民的行动。

面对着强烈的压力和挑衅，印度尼西亚尽量克制自己。我们保持同葡萄牙的联系，继续作出努力，寻求停止战斗的各种途径和方法，设法摆脱有造成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的危险局势。

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于去年大会届会期间在纽约会见了他的葡萄牙同事索雷斯先生。这次会谈的结果建立了各种外交上的关系。印度尼西亚政府派遣特派团到里斯本。接着在伦敦安排了另一次会议。曾就在第1514(XV)号和第1541(XV)号决议的基础上，如何进行领土的和平与有秩序的非殖民化进程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八月间帝力发生各种事变以后，两国之间的外交接触更加频繁。当时的海外领地协调部长桑托斯博士曾访问雅加达和堪培拉，试图制止战斗并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他在澳大利亚时，同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一些领袖有过接触。但是在印度尼西亚时，他就拒绝到边界地区去视察难民和会见帝汶民协和帝汶民盟的领袖们。印度尼西亚提议用专机送他到帝汶，但是桑托斯博士拒绝了。他的理由是，只要

他们还监禁着 23 名葡萄牙的军事人员，他就不可能同帝汶民协和帝汶民盟的领袖们会见。印度尼西亚认为，如果他愿意同那些监禁这些军事人员的人直接谈一谈，他就可以促成这些人员的释放。但是，桑托斯博士可能有所忧惧，因为本来同葡萄牙最亲密的帝汶民盟已经对葡萄牙在整个事件上所起的作用大感失望了。

十一月的头几天，在罗马安排了一次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和他的葡萄牙同事之间的会议，讨论恢复帝汶和平状态的各种方式，以便保证东帝汶人民各党各派自由行使自决权。

在罗马会议上，葡萄牙重申和强调了它作为管理国对葡属帝汶人民有秩序地行使自决权所负的责任。双方同意，葡萄牙有必要同代表该领土人民的所有各党各派进行会谈，以便结束战斗，并寻求和平的解决途径。印度尼西亚方面，将敦促主张合并的各政党参加这些会谈。

我国政府得到的印象是，葡属帝汶的各党各派都可接受会谈的构想。困难似乎是会谈地点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有合理程度的诚意和想象力，这个问题并不难加以解决。事实上，葡萄牙驻雅加达的代办建议将曼谷作为可供选择的一个地点。我们认为，一旦有关各方接受了会谈的构想，关于会谈的其他事项可以进一步加以讨论。我们本来真诚地希望会谈能按照葡萄牙政府的计划实现。但是，十一月二十八日东帝汶革命阵线出乎预料地突然单方面宣布独立，破坏了和解的所有希望。它排斥了其他四个政党行使其自决权的一切可能性。

印度尼西亚对这个单方面采取的行动深感遗憾，因为东帝汶革命阵线只是几个政党之一，它采取这种行动就显然否定了东帝汶的人民行使其自决权的机会。同时，东帝汶革命阵线毫无疑问地抢先否定了通过各政党和葡萄牙管理国之间的会谈而寻求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赞成同印度尼西亚合并的其他四个政党——帝汶民协、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立即对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单方面行动作出反应，它们于十一月二

十九日宣布东帝汶的领土是印度尼西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他们自己就根据这一事实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国民。在这项宣布之后，这四个党于十一月三十日在葡属帝汶的巴利博，联合发表了一项庄严的声明，具体说明了同印度尼西亚合并的决定。帝汶民协、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的领袖们已将这项声明的原文送给了秘书长、非殖民化委员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这四个政党代表葡属帝汶的大多数人民。我要指出两点事实，这是安理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应该牢记在心的。第一，企图不让葡属帝汶大多数人民正当行使自决权的是东帝汶革命阵线。第二，其他四个政党的声明是对那种硬将一个既成事实塞给葡属帝汶人民和全世界的狂妄行动的一种反对的表示——事实上，这是唯一合理的表示，这一点是葡萄牙代办在他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给秘书长的信中所承认的，他在信上说：

“东帝汶革命阵线想通过这项宣言制造的既成事实，除了可以预见到会使各政党间的冲突恶化外，即使不是不能，也会使上述政党间达成协议——使帝汶非殖民化过程的发展得以符合联合国所规定，并为葡萄牙所接受的各项原则的协议——的工作变得很困难。”（S/11887）

同时，葡萄牙政府公开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它无能为力，这也是可以从葡萄牙代办的同一封信看出来的，信上说：

“……在目前的环境下，葡萄牙当局无法保证帝汶局势的正常化。”

（同上）

鉴于葡萄牙政府这种无能为力和推卸责任的状况，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其立场。面临着东帝汶的紊乱状态将要演变成第二个安哥拉的危机，印度尼西亚政府不能再袖手旁观。同时，帝汶民协、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的声明深受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欢迎。数百名志愿兵响应了它们反对东帝汶革命阵线恐怖政权的号召，加入了它们反对东帝汶革命阵线部队的战斗行列。几天前，

赞成归并的部队开进了东帝汶的首都帝力。大多数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部队投降了，据报，现在几乎整个领土都在帝汶民协—帝汶民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劳工党的联盟的控制下。

根据新闻报道，葡萄牙的代理总督离开了他和他的一些人员前些时避难的坎宾岛，这样，葡萄牙在该领土的最后一点权威象征也荡然无存了。这就是今天东帝汶的局势。

鉴于葡萄牙这种作为，它是没有资格指责印度尼西亚的行为是侵略行为的。

想想看，如果你隔壁的公寓着了火，而负责救火的救火员却直截了当地说他无能为力，你怎么办？在公寓的人——你自己的亲戚——来求你帮忙把火扑灭。你能回答说：“等一等，让我先打电话给救火队吗？”你明明知道这个救火队远在世界的那一边，你能让这个公寓烧光，然后再烧到你自己的地方吗？还是你采取行动扑灭火势呢？我想你是会采取行动，而不会在那儿干等的。这正是葡属帝汶所发生的一切。印度尼西亚人民作出反应，为的是扑灭东帝汶革命阵线蓄意放的这把火。联合部队已经占领了东帝汶的首都帝力，在东帝汶人民合作下，几乎控制了整个领土。这就叫玩火自焚。现在四个政党在帝力成立了临时政府，掌管领土的行政事务。

基于这一点，印度尼西亚要完全而特别强调地驳斥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七日葡萄牙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899)内假冒为善的议论，它暗示印度尼西亚向帝汶进行军事侵略。葡萄牙没有履行对东帝汶人民所负的职责，这种可耻的行为就应该受到指责。葡萄牙承认对恢复领土的正常状态无能为力，现在又要责备印度尼西亚去扑灭由于葡萄牙自己不负责任的诡计而在领土内引起的这团火焰。这对葡萄牙实在是一大讽刺，印度尼西亚的所作所为都是应东帝汶大多数人民的要求而进行的，根本不能说是侵略行为。

最后，我要坦诚地说，印度尼西亚最希望看到葡属帝汶能尽早地恢复和平与安

定的状态，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进步繁荣，并为该地区的发展作出贡献。印度尼西亚对帝汶的和平与安定非常关心，该领土所发生的类似安哥拉的那些发展，不但将影响其本身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也将影响东南亚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印度尼西亚对此深感忧虑。印度尼西亚将继续参与恢复该领土的和平状态，使人民能够以自由民主的方式行使其自决权的一切真诚的努力。东帝汶未来的政治地位应根据全体人民以这种方式行使其自决权所产生的结果来决定。为达到这个目的，印度尼西亚愿意同联合国和该区域各国进行合作。最后印度尼西亚要驳斥把印度尼西亚的援助行为看作是侵略行为的任何见解，印度尼西亚人民是应东帝汶多数人民的要求援助他们反对少数人的，因为这批人以武力将其意志强加于人并拒绝让他们根据大会第1514(XV)号和第1541(XV)号决议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

主席：谢谢印尼代表对我本人说的客气话。

马来西亚常驻代表向我表示，他愿意今天下午向安理会发言。可是，他又告诉我他愿意今天下午最后发言。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安理会今天下午在会议开始时所作的决定，我现在请奥尔塔先生发言。因此，我邀请奥尔塔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向安理会发言。

奥尔塔先生：当我们正在这个会议厅里讨论东帝汶问题的时候，爪哇军队已经屠杀了成千上万的人。东帝汶正发生罪恶的行为。我们希望，尊敬的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将在这会议厅里制止对东帝汶人民的侵略战争。

主席先生，我愿意代表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和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向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致崇高的敬意。

让我向你表示谢意，因为你使我们有机会报告东帝汶人民为民族解放所进行的正义斗争。我们对联合国满怀信心，我们相信促使联合国创建的一些崇高理想仍然普遍受到各爱好和平国家的服膺。

我们高兴地得知，第四委员会和大会关于东帝汶局势的决议，并对之寄予希望。这些决议要求各国尊重东帝汶人民的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深为惋惜印尼武装部队对东帝汶进行军事干预；要求各国尊重东帝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东帝汶人民五百年以来一直生活在外国的统治之下，遭受了五个世纪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进行了五个世纪反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斗争。英勇的东帝汶人民一向都在为反对外国统治而战斗，独立精神一直是我国历史的动力。成千上万的东帝汶人民以生命付出了昂贵代价，来换取独立和自由。葡萄牙法西斯政权垮台之后，新的历史条件产生了，使东帝汶人民可以通过和平手段享受到自由和独立。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整个东帝汶人民，在经过五百年的殖民主义统治、战争和压迫之后，又从事另一场战争，一场抗抵印尼侵略战争的战争。

葡萄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基本上是由几内亚—比绍、佛得角、莫桑比克、安哥

拉、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人民的英勇斗争造成的，这些人民虽然住在不同的地区，但因几个世纪的苦难、斗争和反对共同敌人的胜利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葡萄牙殖民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垮台，为非殖民化铺平了道路。由于出现了这个新的历史局面，以往从事反殖民主义地下活动的东帝汶民族主义者，公开建立了对所有帝汶爱国者开放的民族阵线。然而，由于葡萄牙政府鼓励成立傀儡团体，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并使它们合法化，非殖民化计划开始时就具有深刻的矛盾；帝汶民盟的成立替斯皮诺拉将军的“葡语国家联邦”的理论作了注脚，而帝汶民协的成立却是印尼的主意，想拒绝把独立和自由的权利给予东帝汶人民。提请安理会注意可以有助于它了解东帝汶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的事实，这是一种适当的作法。

帝汶民盟成立的时候，正是安东尼奥·斯皮诺拉将军在他的“葡萄牙和它的前途”一书中鼓倡“联邦主义运动”的时候，他在这本书里为殖民地提出了显属新殖民主义的“解决办法”。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一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东帝汶纷纷设立了傀儡团体，它们妄想反对下列广大人民的一些先锋：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几内非独立党代表大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解放运动、东帝汶革命阵线。“联邦主义运动”寿终正寝了。随后，帝汶民盟宣布了一项新的纲领：东帝汶的独立。

帝汶民协也成立了，它在印尼的怂恿下为印尼的利益服务。这个傀儡团体迫不及待地宣布东帝汶为印尼的一部分。设于印尼属帝汶的国营无线电台——古邦电台，过去十八个月来一直将东帝汶说成是印尼的第二十七个省。帝汶民协从开始成立以来一直拿印尼的钱，从未赢得东帝汶人民的拥戴，东帝汶人民一向把帝汶民协的领导人视为民族的叛徒和卖国贼。以印尼军队的名为推动的恐怖运动和以佩尔塔米纳（印尼国营石油公司）的名义推动的腐化运动构成帝汶民协纲领的部分内容。

甚至在葡萄牙法西斯政权夸台之后，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人还碰到严重的困难，受到迫害、逮捕、酷刑和杀害。组成帝汶民盟领导阶层的前法西斯主义官员，全国人民行动党的著名领导人，使用了迫害机器来对付东帝汶革命阵线。一九七四年十月，八名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人被逮捕拷打。尽管新法西斯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玩弄恶毒的伎俩，东帝汶革命阵线继续在全国各地推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的计划。我们有多达百分之九十六的人民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东帝汶革命阵线在一年内设立了200间学校，大力扫除很高的文盲率。生产、分配和消费合作社举办了，几间人民商店现在正在乡村中推展业务。为了同疾病和过早死亡战斗，设立了医疗中心，以传授卫生和急救的知识。

这些活动使东帝汶革命阵线在全国各地赢得了普遍的支持。这个联盟的目的，第一是捍卫东帝汶的独立，第二是反对印尼吞并东帝汶。

东帝汶革命阵线和帝汶民盟组成的联盟是朝向独立所采的一个历史性步骤。印尼政府看到了东帝汶同印尼合并的机会可能从手边溜掉，于是印尼官员便展开使帝汶民盟领导人腐化的恶毒运动，并于今年四月间，分别邀请帝汶民盟和东帝汶革命阵线的两个代表团访问印尼。帝汶民盟的领导人回到东帝汶时说，他们对印尼热烈招待的印象是如何如何的深刻；他们甚至招认，如果他们同东帝汶革命阵线断绝联盟关系并支持同印尼合并，雅加答答应让他们在那里出任要职。

五月初，帝汶民盟单方面退出联盟。尽管这一行动很幼稚，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人仍然与帝汶民盟接触，并要它对印尼破坏民族主义运动的阴谋，提高警惕。六月二十六日，葡萄牙政府在澳门召开会议，制订非殖民化的工作方案。在这个会议上，东帝汶人民的独立权利竟成为可以讨价还价的议题，因此东帝汶革命阵线拒绝承认这样的会议。东帝汶革命阵线一向根据《联合国宪章》明白宣称，东帝汶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权利是不能拿来谈判的。这是他们的权利。八月十一日，帝汶民盟破坏了它在澳门签署的协定，发动政变，推翻了葡萄牙政府；这并没有出我们意料之外。

有必要再度提请安理会注意，帝汶民盟企图发动的政变也有印尼的份。在政变前两星期，帝汶民盟的两位领导人访问了雅加达。四天以后，帝汶民盟主席洛佩斯·克鲁斯紧急应召到了雅加达。八月七日，帝汶民盟的三位领导人——洛佩斯·克鲁斯，儒安·卡拉斯卡利奥，多明戈·奥利维拉——回到东帝汶。

八月十一日凌晨，帝汶民盟的行动震动了东帝汶。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撤退到山区。同一天，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导人要求葡萄牙管理当局强迫帝汶民盟放下武器，进行和平谈判。

葡萄牙政府并未采取行动，而帝汶民盟却对东帝汶革命阵线的斗士进行迫害和谋杀。五十多名在乡村从事扫除文盲工作的学生被谋杀。好几百人被屠杀。面对帝汶民盟的这种罪行，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呼吁进行全面武装抵抗，立即得到了军队和人民的响应。经过短促的军事行动，帝汶民盟失败了，被赶出东帝汶，躲到印尼领土去了。

必须问一问：“为什么印尼人鼓励帝汶民盟发动政变？”是不是因为印尼愿意接受一个在帝汶民盟领导下的独立东帝汶？澳大利亚《时代报》驻东南亚的记者迈克尔·理查森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他写道：

“印尼所否定的不仅是由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东帝汶革命阵线所控制的东帝

汶，由保守的帝汶民盟党所控制的东帝汶也在其内。”

他还说：

“不过是今年十月，印尼还在谈论使用武力以达成其目标的可能性。这个目标就是如帝汶民协党所主张的把东帝汶合并。除了帝汶民协党自己和印尼的报导以外，一般都认为，在葡萄牙殖民管理当局承认为继承领土政治权力的三个主要政党中，帝汶民协过去和现在都是最弱小的一个。”

但是，印尼的战略家们心照不宣地支持帝汶民盟的政变，预计政变的结果会造成长时期的流血斗争。东帝汶革命阵线和帝汶民盟的军队会搞得精疲力竭，用光军火，然后印尼人便会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坐收渔翁之利。

印尼军事战略专家们的基本假设有两点是错误的。第一，他们低估了东帝汶革命阵线的组织能力，低估了人民对它的支持和帝汶陆军对它的拥护。第二，他们关于葡萄牙军火库中储存武器和弹药的情报是错误的。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军队很快就击溃了帝汶民盟，这叫雅加达的专家们吃了一惊。

帝汶民盟失败后，东帝汶的情况大致如下：

东帝汶革命阵线对整个东帝汶领土建立了政治和军事控制；整个葡萄牙管理当局撤退到坎宾岛上；东帝汶革命阵线成立了临时管理机构，重新安排东帝汶的经济、社会、政治事务；而印尼属帝汶把好几千名政治犯关在集中营里，称之为难民，不准外国观察员、记者或援助官员去访问他们，作为对付东帝汶革命阵线的行动的一部分。

在正常状态下，在人民的充分支持下打败了我国敌人和充分控制了整个领土以后，东帝汶革命阵线应该受到世界每一个政府的承认，成为东帝汶的合法政府。但是东帝汶革命阵线仍然承认葡萄牙对领土的主权，继续呼吁葡萄牙政府举行圆桌会议，以便继续进行非殖民化的工作。

不幸，我们不断努力安排与葡萄牙进行谈判，没有得到答复。 又是印尼在操纵帝汶民盟和帝汶民协，阻碍谈判进行。

同时，印尼和东帝汶革命阵线军队间在边界上的冲突开始了。 早在九月，印尼军队就开始渗入东帝汶。 原驻爪哇岛第315营辖下一队红色贝雷帽陆战队共90人被派到东帝汶。 这一队人分成三小队，每小队30人。 从此以后，东帝汶革命阵线军队抓获了印尼陆军使用的许多武器、自动步枪、迫击炮、火箭筒和手榴弹；这些都已由外国观察员辨认明白。

东帝汶革命阵线军队还俘虏了一些印尼士兵。 有一名战俘，韦利下士讲出了他自己和他的同伴在若干地方从事游击和反游击活动的经历，这些地方包括加里曼丹、北苏门答腊和西伊里安岛。

为了避免边界上的冲突，东帝汶革命阵线于九月十六日打电报给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建议应由东帝汶革命阵线和印尼组成一支联合和平军，一同巡逻边界。 印尼在报纸上拒绝了这项建议。 印尼对东帝汶的侵略行动突然加强，使用军舰和重炮轰击巴图加德小镇，并加以占领。 巴利博和麻里阿那在受到九艘印尼军舰和位于印尼领土的重炮轰击后，也接着失陷。 印尼在这两个地方空降了好几百名伞兵。 在巴里博，有五名替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的外国记者，三名是澳大利亚人，两名是英国人，被爪哇伞兵卑怯地枪杀。 一名葡萄牙电视工作人员侥幸逃出。

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谴责印度尼西亚的侵略，并要求各国政府说服印度尼西亚停止侵犯东帝汶的领土完整。葡萄牙政府每天收到关于东帝汶情况的情报，但是里斯本没有采取行动来防止并制止印尼的侵略。

现在我们欢迎葡萄牙公开谴责印尼侵略的决定。

自从九月以来，东帝汶革命阵线是东帝汶事实上的政府，九月以来东帝汶人民在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下进行了反抗印尼军事侵略的战争。在这整个时期，东帝汶革命阵线仍然承认其对东帝汶拥有主权的葡萄牙政府，没有采取行动来抵制印尼的扩张主义活动。不幸得很，当东帝汶人民正在遭受印尼发动的罪恶的侵略战争之害的时候，里斯本却一直天真地企图避免惹怒雅加达。

在这种情况下，东帝汶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本着东帝汶人民最深切的愿望，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宣布成立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东帝汶民主共和国。东帝汶革命阵线单方面宣布东帝汶独立，只不过是在法律上在国际上使已经存在了三个月的既成事实合法化的正式行动而已。这是一个小国反抗印尼的扩张主义目的，实行自决的英勇行动。

第二天，组成所谓反共运动的印尼傀儡也宣布东帝汶同印尼合并。我们必须提醒各位注意下列各点：这一宣布是在印尼领土上作的；那个运动的头子不是关在东帝汶革命阵线管理下的帝力监牢里或逃亡到澳大利亚，就是已在冲突中死亡。在印尼境内只有三个活着的头子。

十二月七日，印尼对帝力发起了全面侵略。十三艘战舰炮轰我们的首都，十一架飞机进行轰炸。三千名伞兵和海军陆战队在清晨突袭帝力。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部队对突袭进行了反抗。在战略性撤退到附近的山地以后，政府部队进行了反击，夺回了帝力城的三分之二。多达2,000名爪哇士兵被杀。在第一场冲突中死亡的妇女、儿童和政府部队数达500人。此外，印尼海军陆战队也企图在南部海岸的苏埃村登陆。政府军已经在海滩上布了雷。数百名印尼海军陆战队被杀，他们的攻击被击退了。

我们知道有许多是联合国会员国的国家，对我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有深厚的认识。不幸，我们遭遇的困难使我们不能公布事实真相。由于这个原因，并由于相当时间来印尼变得越来越凶恶，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已在很小心地避免支持我们的正义斗争。

我们要提醒安理会注意印尼经常用来掩饰其扩张主义企图的下列借口。这种借口是说东帝汶人民和印尼人民是同文同种的。

由于印尼提出所谓同文同种的基本理论，许多人误以为使东帝汶并入印尼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独立斗争就成了不自然的异想天开。我要提醒安理会注意印尼的这种理论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我们不否认有某些共同的文化和种族起源，但这并不足以作为同印尼合并的理由。我们有必要分别清楚一个民族的文化起源同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特定时期的文化阶段。强调许多世纪以前的共同历史就等于忽略现实。也就是否认现实。我们确信由于分别独立发展的结果，东帝汶人民同印尼人民其中包括印尼属地帝汶人民，已处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阶段。

我们不必讨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格言“比涅卡·通加尔·伊卡”——意思是“异中求同”。我们只要谈一谈葡萄牙前殖民地东帝汶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荷兰和葡萄牙殖民主义来临之前和从那以后的文化发展就行了。

印尼的主要岛屿在殖民主义来临以前的时期，受到过印度、阿拉伯和印度支那的影响。

东帝汶却没有受到这些影响。从殖民主义来临以后，两地的差别就越来越显著了。

两个民族之间的隔绝和由于分别受到不同的殖民主义的统治而缺少文化上社会上的交流，大大加深了两族之间的鸿沟，加大了两族的不同。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印尼的语言是印度尼西亚语，东帝汶人民完全不懂这种语言。东帝汶人民说的是一种不同的语言——特腾语。

世界上有些人似乎想使历史倒流，但是社会运动的历史规律是不可停止的，这种企图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从这个简短的解释，我们应当得出结论：决定东帝汶政治前途的基础只能是目前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将东帝汶并入印度尼西亚，不但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殖民主义，而且是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因此东帝汶人民真正彻底解放的唯一途径——这种解放也必须是文化上的解放才能达成全面的发展——应当是国家独立。

关于一九五九年的事件，印尼人和亲印尼的派系声称东帝汶一九五九年起义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个葡萄牙前殖民地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并。这种说法完全不真实。事实上，一九五九年六月在维克克和附近的村庄——拉里村和卡拉保村，掀起了反对葡萄牙管理当局的起义。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成功地扑灭了运动，惨遭屠杀的人民在一千人以上。

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南马鲁古群岛宣布脱离爪哇而独立。宣布独立后发生了剧烈的斗争。一九五八年，南马鲁古自称为政府的一群政治难民抵达前殖民地东帝汶向葡萄牙当局寻求政治庇护。这群有经验的军官很快就参加了帝汶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因此，他们最积极地协助了一九五九年的起义。很明显地，南马鲁古难民不会支持一个主张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并的运动。

虽然印尼本身在三十年前进行了争取独立的斗争，但是雅加达的领袖们却决定东帝汶人民没有取得自由和独立的权利。把东帝汶并入印尼将使东帝汶人民遭受长期的苦难。全世界有必要知道印尼对东帝汶态度的自相矛盾。当东帝汶人民受到法西斯殖民政权的剥削和压迫的时候，雅加达政府特别是在一九六五年以后，从来没有发言支持过东帝汶人民的权利。

东帝汶人民非常清楚印尼人同长期统治我国的前殖民统治者葡萄牙人的罪恶勾结。在法西斯政权统治下，许多东帝汶爱国者曾向帝力的印尼外交官寻求政治庇护。近在两年以前，里斯本法西斯政权还未垮台的时候，一群帝汶爱国者——东帝汶革命阵线的创始成员，曾请求印尼政府支持他们的地下运动。印尼政府不但

不答应他们的请求，反而随后把他们的名字交给葡萄牙法西斯警察。印尼怎么能期望得到东帝汶民族领袖的同情呢？一向勾结葡萄牙前殖民政权镇压东帝汶人民争取自由的意愿的印度尼西亚，怎么还有脸说解放东帝汶人民呢？

当东帝汶还是葡萄牙殖民地，人民还受到残酷压迫的时候，雅加达的领袖们不认为东帝汶是对该地区稳定的威胁。可是现在东帝汶人民自己取得了解放，在东帝汶革命阵线领导下宣布成立了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印尼的将军们却发动了大规模的罪恶侵略来压制这个新独立的国家。

东帝汶这个只有六十五万人口的小国怎么可能威胁到人口超过一亿并拥有一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的印尼呢？是印尼自己发动了战争，造成了东帝汶的不稳定。过去十八个月来是印尼在东帝汶燃起了战火。现在印尼口里说必须扑灭战火，实际上却在火上加油。东帝汶革命阵线的领袖和独立的东帝汶共和国政府都非常愿意同印尼建立正常的友好合作关系。我国政府认为同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进行区域性合作，对整个区域都有很大的好处。因此，我国政府希望毗邻国家接受我国，把我国当作一个友好互助的邻国。我国政府完全了解印尼的国家利益，我们非常钦佩印尼人民。

可是印尼，光辉的印尼；昨天的印尼；发起万隆会议的印尼；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印尼；在东南亚燃起解放之火的印尼，现在那里去了？它怎么能够背叛了光荣的历史，背叛了万隆会议的原则？它怎么能够背叛了不结盟国家第一次会议宣布的原则？

昨天的印尼；今天的印尼；怎么会有云与泥的差别！？

东帝汶人民在年轻的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过着的和平生活，受到了印尼侵略的破坏。整个区域的和平受到了威胁。印尼在我国领土上的驻留和活动，正在发展成世界这个地区的另一个越南。大家都还记得印度支那的悲剧。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防止造成另一个越南。印尼的战舰、潜艇、飞机、直升机和坦克正在攻击我国领土和我国人民。

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了解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的局势的严重性。安全理事会必须强烈谴责印尼对年轻的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侵略，我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承认；要求印尼军队立即完全撤出东帝汶的国家领土；紧急派遣事实调查团去评价东帝汶局势并执行联合国的决定——我要借此机会邀请世界任何国家的代表尽早访问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并要求所有国家尊重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我要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纽约时报》今天的一篇报导，其中说印尼已经正式兼并了五百年属于东帝汶的欧库西围地。考虑到大会四十八小时以前通过的义正词严的决议，必须认为印尼的这种行动是对联合国的挑衅。欧库西的兼并也揭穿了印尼号称没有领土野心的谎言。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政府愿意同印尼政府立即开始会谈，为了我们两国的和平、安全和社会进步，揭开两国关系的新一页。

我在这里提到的各点，对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保证和平与安全而言都极为重要。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印度支那的教训，牢牢记住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英雄的人民的教训。民族解放的浪潮汹涌向前，东帝汶人民必将取得胜利。

主席：我代表安全理事会谢谢奥尔塔先生对安理会的发言。按照安理会通常的程序，我现在请他离开安理会议席，回到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现在我请马来西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佐哈里先生（马来西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诚恳地感谢安理会各理事国让我代表团参加安理会关于帝汶问题的讨论。

首先，或许回顾一下使得本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是值得的。葡萄牙政府在十一月二十八日通过它驻在联合国的代办通知秘书长，东帝汶革命阵线当天发表了一项声明，想通过这项声明，片面宣布帝汶独立。其他各政党——帝汶民盟、帝汶民协、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效法东帝汶革命阵线的片面宣布独立，也发表了它们自己的独立和把葡属帝汶并入印度尼西亚的声明。它们促请印度尼西亚恢复该领土的法律和秩序。当印度尼西亚政府应有关方面的请求采取行动进入葡属帝汶时，葡萄牙政府要求安理会召开会议。

但是，要了解这些事情，必须研究葡属帝汶自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以来的事态发展、葡萄牙政府作为该领土管理国所起的作用、和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目前行动的动机。

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前，葡属帝汶的形势与其他葡属非洲殖民地的形势有显著的差别，后者的解放运动为了争取彻底独立和自由已经开展了英勇不屈的斗争。他们的英勇努力取得了成果，在葡萄牙改换政府后不久，他们就独立了。因此我们欢迎了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加入我们的行列，在平等的基础上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在葡属帝汶，一九七四年四月以后才有政治活动，组成了东帝汶革命阵线和帝汶民盟，稍后又组成了帝汶民协和其他各政党。

不幸，这些政党没有为驱逐殖民宗主国并肩作战，反而互相攻击。东帝汶革命阵线主张葡属帝汶彻底独立，而帝汶民协和帝汶民盟，据后来的发展，要求不同的解决办法，即归并印度尼西亚。所有这些政党都不能够调和它们的宗旨和目标。它们便诉诸武力来争取领导权。结果是大屠杀、法律秩序大乱、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印度尼西亚帝汶。

帝汶各政党事实上不用跟殖民宗主国战斗,因为殖民宗主国在战斗初期已经撤退离开。殖民宗主国在葡属帝汶——见苗头不对就撤走差不多所有葡萄牙行政和军事人员,它放弃了它作为管理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所负有的庄严责任。此外,在退出该领土后,葡萄牙政府又对能够影响葡属帝汶事态发展方向的一切杠杆失却控制。那里的局势每下愈况,流血战斗仍在进行。局势严重到使秘书长不得不表示关切的程度,他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对局势恶化表示关切,要求紧急给予人道援助,并要求葡属帝汶各方停止敌对行为。

葡萄牙当局曾作出若干努力,希望把各方拉在一起,定出一个时间表,据以让葡属帝汶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但是,由于这一方或那一方在不同时间的不合作,因此葡萄牙当局发觉这是行不通的。葡萄牙政府甚至指出,如果各方无法达成协议,它就要片面定出葡属帝汶非殖民化过程的时间表。有人也曾谈到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该领土人民的意愿。所有这些都一一失败。

葡萄牙政府又曾派特使到该地区、到帝力、雅加达和堪培拉,希望能找出停止葡属帝汶敌对行动的办法。该特使又访问了联合国,会晤了秘书长。这些努力也没得到一点结果。

最后，葡萄牙政府颁布了7/75号法令。根据这项法令，帝汶将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以直接的、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普选，选举人民大会。设想中的大会将能够审议该领土的未来命运。但是，由于其后的一些安理会现已熟知的发展，这项法令未能付诸实行。

由此可见，葡萄牙政府既无能力，也没有办法恢复该领土的和平与秩序和协助当地人民实现非殖民化。事实上，葡萄牙政府十一月二十八日给秘书长的信已经承认了这一点。该信曾指出，它没法确保使帝汶的情况正常化。

当葡萄牙还在继续寻求解决葡属帝汶问题的办法的时候，那里的情况又有了恶化。可以理解地，印度尼西亚政府关切忧虑地注视着在这个相邻的领土上事态的发展。它曾经克制着自己，没有开进该领土。但是很明显，由于这里面有外国干涉的根芽，因此假如葡属帝汶境内的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情况是可能一发不可收拾的。

直到它开入帝汶之前，印度尼西亚公开宣告的政策见于它在十一月十一日送交当时的安全理事会主席和二十四国委员会主席的信中。这项政策就是：

“印度尼西亚的看法是，葡属帝汶的非殖民化过程应当通过自决权利的执行来进行，让葡属帝汶全体人民有机会在和平和有秩序的气氛下，自由地、民主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将来。”

信中还说：

“印度尼西亚将尊重通过行使自决权利而产生的结果。”

还必须指出的是，葡萄牙政府一贯承认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葡属帝汶的发展中的合法利益。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两国外交部长于十一月初在罗马举行会谈后发表的公报，明显地反映了这点。公报指出：

“两部长都认为执行葡属帝汶的非殖民化时，也必须保护这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尤其是最接近的邻国——印度尼西亚的合法利益。”（A/C.4/802, 第3页）

葡萄牙代表在第四委员会十二月二日的辩论上复述了这个看法，表示帝汶的非殖民化过程应当照顾到它所处的地理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上看待印度尼西亚干涉葡属帝汶的行动。这个行动是在近四个月的没有法律控制的流血战斗之后；是在管理国为求解决帝汶问题而徒劳了一年多之后；是在四个政党——帝汶人民民主协会、帝汶民主联盟、帝汶战士子弟党和劳工党——宣告以并入印度尼西亚而取得独立之后才发生的。这些政党曾经敦促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保护该领土上自认为是印尼人的人民的生命。

最近，在第四委员会关于帝汶问题的辩论中，印度尼西亚代表表示，印度尼西亚对于帝汶并无任何领土野心，其唯一愿望是看到有一种宁静的气氛，让当地人民得以行使其自决权利。换言之，我们可以相信，印度尼西亚并不是要将解决办法强加于葡属帝汶，而是仍然坚持让该领土的人民实行自决的政策。

马来西亚一贯支持被统治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我们一贯坚持在殖民地统治和压迫下的民族应当享有自决权利这一原则，这个原则就记在《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多项决议里面。我们过去多年来的表现显示，我们对于将这个原则应用到各个殖民地领土是一贯地给予支持的。

葡属帝汶的现在状况很难让该领土的人民自由地决定其将来。对抗中的两个组织并无任何灵活变通或者愿意妥协的意思；对于该领土的将来它们继续抱着背道而驰的目标；它们都采取了以武力达到各自的目的的途径。两个对抗中的组织各自宣告独立的举动，是完全否认了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将来的权利。我们诚恳地希望，当帝汶的和平和秩序恢复以后，会有可能弄清楚当地人民的意愿。

马来西亚政府认为，安全理事会尽其一切智慧，就葡属帝汶将来的地位而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应当以下列几点考虑为基础：

第一，应当要求葡萄牙政府对葡属帝汶的现在状况负起责任；葡萄牙政府应当设法取得区域内各国的协助，以履行它作为管理国的责任。

第二，联合国应当派出调查团到该领土，对其现况加以估量，并作出适当的建议，以期达到让葡属帝汶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利的最终目标。

第三，必须让葡属帝汶人民在和平和有秩序的气氛下，自由地行使其自决权利。

由于时间至为紧要，马来西亚政府恳切希望，安全理事会迅速采取有效的行动，让我们那个地区同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另一个篇章能够圆满结束。

下午六时零五分散会